

# 儒家哲学的通识精神

吴立群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44)

**[摘要]** 有别于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追求的是对智慧的启迪。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及其深厚的终极关怀表达着对智慧的崇高理想与不懈追求。儒家哲学围绕现实生活与理想人生而展开。儒家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观能力,更包涵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开展、如何开显生命的意义等丰富内容。在儒家看来,只有通过“仁”的道德自觉,才能“尽心”、“知性”、“知天”,最终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

**[关键词]** 儒家哲学; 通识教育; 仁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5-0041-05

高等教育具有专业性和普通性两个基本特征。如何平衡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寻求使学生终身受益的大学教育是所有大学的梦想。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现代大学?成为近现代以来的百年追问。适应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是大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学有责任为之奉献智慧与力量。

## 一 哲学与通识

尽管专业性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会使教育失去其本义。大学的宗旨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通识教育则是大学实现其宗旨的核心。大学教育肩负教化民众,推进文明的神圣使命,永恒性、公益性和前瞻性是其应有的基本品格。因此,大学可以有不同定位和教学理念,但不能放弃对人的本质需要的激发、引导和追求。培养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现实生活提供永恒的精神支柱和发展动力正是通识教育的现实目标。尽管对通识教育的定义繁多,理解各异,但通识教育有别于专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已成为共识。

探索宇宙奥秘和洞察人生意义是哲学的本性。哲学的魅力在于其深刻的反思意识以及深厚的终极关怀。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论及“什么是哲学”时说到,“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更少。”<sup>[1]</sup>冯

友兰所谓“反思”即“思想我们的思想”。“反思”是对思想的前提和根据进行怀疑和批判。反思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些作为许多寻常信念的基础的假设。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提出质疑,向前提挑战<sup>[2]</sup>。作为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法,反思从超验的、最一般的角度穷究对象的终极性实质,达到对对象的最深层次的、最普遍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哲学思维的深刻性、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

培养创新人才是现代社会对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是培养创新能力,而对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正是其理论思维能力。哲学的反思并非以追求确切的知识为目的,而是力图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式和思维惯性,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推进人们的怀疑精神、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哲学以理论的方式反思世界、反思人生,并在反思中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追问真理的可由之路,寻求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哲学的光辉照耀下,创新思维的花朵得以绽放。思维的敏锐性、严谨性、周密性以及变通性和创新性获得极大的提升。

哲学问题总是难以得到确切的回答。打破世俗的盲目崇拜、迷信独断和随波逐流是哲学批判的本性。这种哲学求真精神不仅激励着人们追求真理,呼唤着人们叩问人生,而且使得思想在渴求与寻觅中反思思想自身。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正是在“花

蕾、花朵与果实”这一美妙运动中展开。黑格尔说: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掉了;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在哲学的“花蕾、花朵和果实”自我否定的运动中,矛盾着的双方往往是“高尚心灵的更迭”和“思想英雄的较量”。这种“更迭”与“较量”本身,就是对人类思维的撞击,对人类精神的升华<sup>[3]</sup>。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对宇宙、人生进行不断反思,其实质即以批判的眼光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未来,追求理想。

人对世界最高统一性的追问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特有的情怀。宗教是最早回答世界意义和人生意义的形式,是最早的终极关怀。与宗教不同,哲学以理性以及不断超越性回答这一问题。在哲学那里,终极性是哲学本体论的追求,指的是世界的统一性。哲学通过对世界统一性的确认奠定其终极关怀。因此,哲学的终极关怀是理性的,不断超越的,并且永远指向未来。哲学以其理性和不断超越沟通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哲学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观照个人的现实生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并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sup>[1]16</sup>。

人以思想面对世界。哲学是以思想作为其内容的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哲学是一种崇高的追求,人应配得上这种崇高。在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求真、向善,走向理想的崇高境界。这正是哲学的“无用之大用”,正是哲学的智慧与力量。

## 二 知识与智慧

哲学总是需要不断地回到起点,对“知识”的反思亦当如此。在古希腊,关于知识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古希腊智者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sup>[4]</sup>意思是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这里所表达的外部世界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以

“自知无知”而著称。“自知无知”表达的是对“知”的追问和反思。在苏格拉底那里,一切既定的知识和现成的结论都是批判与反思的对象,因而一切的有知在批判性的反思中都成了无知。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正体现了哲学强烈的求真诉求。苏格拉底有句名言“美德就是知识”<sup>[5]</sup>。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不仅是对世界的解释,更包涵世界对人的意义。

儒家亦重知。儒家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其社会责任,以启迪良智、塑造理想人格为其历史使命。儒家经典《大学》中即有“格物”与“致知”。“格物”乃研究事物,“格物”的范围既包括自然界的万物,也包括各种社会现象。格物致知即通过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在儒家那里,知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孔子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所谓“三省吾身”(《论语·学而》)都属于“知”的范围。儒家所谓知识不仅包括对客观外物的认识(物),还包括对自我的认识(心),以及心、物关系的认识。

宋代理学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理”的存在。对理的认识就是“穷理”。谢良佐说:“学者且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能知人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意思是说为学并不仅限于求知而已,道德体验、道德实践、成就理想人格才是最终目的。“知”不仅是对客观外物的认识,也是对自我的认识。“行”亦非专指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还包括对“德性”的认识活动。“与天为一”即以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为宗旨的道德实践。

张载明确把“知”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通过耳目见闻获得,又称“学问之知”。“德性之知”又称“明德”、“良知”,即先验的道德知识,亦即关于人性的自我认识。它通过自我反思而发明。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大心篇》)可见,儒家所谓知识,不仅包括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观能力,更包涵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开展、如何开显生命的意义等丰富内容。在儒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

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大学》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为了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诚意正心”。儒家之“知”不仅指向由“格物致知”而来的“见闻之知”，更注重由“诚意正心”而来的“德性之知”。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sup>[6]</sup>

人类与生俱来具有知识的需求，也拥有求知的能力。知识的丰富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尊崇知识与科学的意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普及和深化。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里的知识即自然知识，指人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发展规律所获得的内容。在培根看来，由知识而产生的科学技术的一切发明是任何政权、任何教派、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影响都不能比拟的。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激励下，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为自己所创造的现代文明而自豪。然而，人与世界并不是孤立的两个存在。当认识的目光只在物理的世界中流连忘返；当价值的世界被我们遗忘在脑后；当我们始终处于心物分离的状态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人为简单化、平面化、表层化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精勤“世故”而疏漏“天理”。价值的世界遭到消解，现代人的意义的失落凸显。

儒家倡导“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统一。“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有机统一可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尊德性而道问学”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不仅要发扬天赋的善的德性，而且要努力学习知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固有的道德天性才能发扬光大，才能达到“中庸”的至德境界。

人之先验的善本性即是“德性”。“尊德性”即强调“正心诚意”这一人生德性的塑造，“道问学”则注重“格物致知”这一主观能力的培养。“尊德性而道问学”即“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下学”与“上达”相统贯，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

“尊德性而道问学”体现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统一，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力与人生德性的辩证统一。

### 三 “仁”的道德自觉

仁的概念在《尚书》、《诗经》中已经提出。《尚书》谓：“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尚书·金縢》）《诗经》云：“卢令令，其人美且仁”（《诗经·齐风》）。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五霸迭兴，儒学便是对于社会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应。孔子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仁即仁爱。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甚至是高于人的生命的一种精神追求。“天下归仁”（《论语·颜渊》）是儒家梦寐以求的完美社会。如果说修己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那么为仁之方便是核心之核心。自孔子始，仁由西周以来作为精神道德规范之一的殊德，演变为涵蕴、孕育各种道德行为的总德。

孔子以仁为统贯其它各种道德的总德。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刚、毅、木、讷近仁”（《论语·为政》）；“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是一种道德品性，它贯穿、充盈于其它各种德性之中，每一种道德行为都内在的表现着仁的精神。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应当具备智、仁、勇三种品德。知、仁、勇三者的统一，就是君子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庸》称之为“三达德”。在此三者中，仁是核心。仁能够而且应当包括知和勇二者。孔子把仁的实现作为君子人格的根本标志，亦即人生的最高理想。所谓“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此，人的使命亦在于此。可见，孔子所谓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崇高的存在。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孔子那里，仁是人的本质，只有具备了仁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者人也”的思想。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即告诫人们要小心存养人的这一本质。人如果没有仁，便不成为人，则与禽兽无异。人与禽兽之间的差

别即在于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此基础上,孟子将“仁”与“心”并举,从仁的内向特征来说明仁。仁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是天赋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人皆有之。所谓“贤者”只不过是那些珍视人的本质而不使其丧失的人罢了。由此推论,既然仁是人心所固有的,那么只要反求诸己,便可为仁。为此,孟子提出了“养心”说。人具有向善的能力,人可以通过“求放心”将放逐的良心重新寻找回来并加以养护以重建道德。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通过道德内省的“反求诸己”就能实现仁,成就人。此即孟子所谓存养工夫。

至宋明时期,在理学家那里,仁既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又是宇宙生生之理。理学家们对仁的最富理论意义的解释就是“生理”、“生意”、“生物之心”。程颢把仁提升为普遍的宇宙关怀。所谓“浑然与物同体”<sup>[7]66</sup>即谓人与万物浑然一体,天道、地道、人道相互贯通的境界,即仁之境界。程颢以“觉”释“仁”可谓鞭辟入理。他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已也。认得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关,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sup>[7]65</sup>程颢强调了人的道德自觉的重要性。医书将生理上的手足麻痹称为“不仁”。倘若人无知觉,便不知手足痛痒。“不仁”之手足虽在客观上仍是自家手足,但因主观感觉出现了障碍,成为与己无关的他物。正如人有知觉,知痛痒,能感觉到手足的存在一样,仁之“觉”亦如是。人的道德之心如果不能自“觉”,就无法体“仁”。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亦同此理。有“觉”则万物一体,不“觉”则麻木不仁。程颢认为,人能够通过道德自觉而达到仁的境界。人能“觉”而“仁”,便是人之伟大与崇高。

冯友兰先生亦特别重视“觉”,他称之为“觉解”。他说:“有觉解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的性质。因人生的有觉解,使人在宇宙间得有特殊的地位。……有觉解不仅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和性质,亦且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性质。”<sup>[8]22</sup>冯友兰先生所谓“觉解”即人能自觉了解自身的言行。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就是“人有觉解,不但能知别物之性,且于其知觉灵明充分发展时能自知其性,自知其所以为人而有别于禽兽者。”<sup>[8]29</sup>冯友兰先生把觉解比作“灯”,宇宙间的万物在灯的照亮中才获得了存在的

意义。他说:“人有心,人的心的要素,用中国哲学家向来用的话说,是‘知觉灵明’。宇宙间有了人,有了人的心,即如于黑暗中有了灯。”<sup>[8]28</sup>“宇宙间若没有人,没有觉解,则整个的宇宙,是在不觉中,是在无明中。”<sup>[8]25</sup>觉解即“明”,不觉解即“无明”。可见人的觉解在宇宙间的重要意义。

由于人的觉解程度不同,其人生境界不尽相同。冯友兰先生由此提出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人生境界说<sup>[8]32-39</sup>。“天地境界”中的人对于人生已有完全的觉解,他不仅知性,而且知天。人道上达天道即所谓“同天境界”,亦即仁之境界。在仁者境界中,人与己、内与外、我与万物,不复是相对待的。在此境界中,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冯友兰先生的“觉解说”与前哲所谓“自明诚”、“转识成智”意味相同,其根本意蕴即在于启发内在的道德觉悟、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改变自身的心灵状态,从而“觉解”人生。

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如黑格尔曾指出的那样:“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生活,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sup>[9]</sup>

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学习,而“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sup>[1]16</sup>。儒家固然重视知识的学习,但儒家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观能力,更包涵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开展、如何开显生命的意义等丰富内容,并且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如孟子所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的完善需要经历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知天”即人性的最终完善。

由此可见,帮助学生获得智慧的启迪,通过仁的道德自觉,“尽心”、“知性”、“知天”,最终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方为儒家哲学的通识精神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2] 麦基. 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M]. 北京:三联书店,1987:2-4.
- [3] 孙正聿. 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0:211-214.
- [4] 苗力田. 古希腊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81.
- [5] 全增嘏. 西方哲学史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23.
- [6] 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97.
- [7] [宋]程颢,程颐. 二程遗书卷第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8] 冯友兰. 觉解人生[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9]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 Study on the Rol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WU Li-qu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4, China)

**Abstract:** Aparting from imparting knowledge, the pursuit of general education is the wisdom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expressed in its unique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lofty ideal and unremitting pursuit of wisdom. In Confucian opinion, knowledge includes not only the subjective cognitive ability to outside world, but also includes the meaning of life. Only through the moral self - consciousness of "benevolence", can one "exhaust all his mental constitution", "know his nature" so as to "know Heaven", eventually achieve ideal mo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confucian philosophy; gener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